

РУДИН

# 罗 亭

【俄国】伊·屠格涅夫 著

石国雄 译



译 林 出 版 社

РУДИН

# 罗 亭

【俄国】伊·屠格涅夫 著

石国雄 译

译 林 出 版 社

И. С. ТУРГЕНЕВ

РУДИН

---

根据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屠格涅夫作品和书信全集》  
作品第 6 卷 1963 年版译出

罗 亭

〔俄国〕伊·屠格涅夫著 石国雄译

---

出版发行 译 林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滨海印刷三厂(地址:滨海县城)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375 插页 2 字数 123 千

版次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

标准书号 ISBN 7-80567-594-5/I·323

定 价 (平装本)6.50 元

---

(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责任编辑 陈肇芬

## 罗亭——一代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

十九世纪前半期，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相继在俄罗斯文坛上放射出灿烂的光辉。十九世纪中期，继承和发展俄罗斯文学的使命历史地落到了屠格涅夫身上。从一八四七年开始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霍尔和卡里内奇》到后来（一八五二年）结集出版《猎人笔记》，屠格涅夫以自己的创作实践着他那“汉尼巴誓言”，无疑成为当时进步文学的代表。

一八五六年初，屠格涅夫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罗亭》，立即引起了社会和文坛的强烈反响。作家在此以前曾经说过，“我能成功地写出一部线索清晰明朗的作品吗？……您将会看到一些出自笔下的新颖东西……”<sup>①</sup>无独有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谈到《罗亭》时也恰恰指出，“他（指罗亭）身上的一切——从他的思想到他的行动，从他的性格到他的习惯——都是新颖的。”<sup>②</sup>而涅克拉索夫则称，“罗亭给读者留下极其强烈、有益的印象，很长时间以来，没有一部俄国小说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了。”“屠格涅夫已经开始了创作活动的新时期，他的才华获得了新的力量……”<sup>③</sup>显然，《罗亭》的问世无论对文学界还是对作家本人都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

① 莫洛亚：《屠格涅夫传》，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五十七页。

② 《俄国批评界论屠格涅夫》，莫斯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一一八页。

③ 鲍戈斯拉夫斯基，《屠格涅夫传》，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二六七页。

《罗亭》之所以被认为是新颖和重要的作品，首先是因为它反映了在此以前尚未有人反映过的四十年代俄国先进贵族知识分子的生活。以十二月革命党人起义为标志的俄国贵族革命遭到失败以后，俄国开始了尼古拉统治的反动时期。沙皇当局迫害先进的贵族知识分子，加强书报审查制度，传播宗教思想和神秘主义，尤其是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后，在这方面更有过之无不及。尽管如此，先进的社会阶层——贵族知识分子并没有折服。他们继续着前人的事业，揭露农奴制，与现存制度相抗衡；他们强烈反对压迫个性，热情宣传自由思想，表达对新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小说通过对拉松斯卡娅、皮加索夫以及罗亭后来相随的那个爱好科学的先生的描写，向我们展示了四十年代贵族地主保守、庸俗、无聊、反动的生活，同时，通过描写波科尔斯基和罗亭，使我们看到了四十年代先进贵族知识分子的活动。

其次，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俄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前夕，社会矛盾更趋尖锐，思想界的斗争也愈加激烈，平民知识分子开始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崛起，他们需要弄清，从前人那里应该继承什么，因而，对于贵族知识分子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的認識，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小说塑造了多余人罗亭的形象，以此来反映先进贵族知识分子在四十年代走过的生活道路，又通过他的道路揭示了先进贵族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和局限，从而回答了对时代来说非常迫切的问题。

十九世纪前半期，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已经塑造了多余人的形象，如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他们不满于现实，同时也不满于自己，可是他们又无法摆脱贵族生活的环境，脱离人民，也不了解人民的真正需要，只有一般的理想而没有明确的纲领，因而往往回避现实生活，成为现实社会和生活的

多余人。屠格涅夫在以前的创作中，如《希格罗夫县的哈姆雷特》、《书简》、《雅科夫·帕森科夫》、《多余人的日记》等，也已描写了这一类人。在这些人物形象中，屠格涅夫着重揭示的是多余人的心理和精神方面：他们的性格软弱、犹豫不决、自我反省，他们那种感到自己不为人需要的意识，与周围环境的格格不入，个人命运和爱情上的失意。

罗亭无疑是集多余人之大成者，具有他的前人们的所有特征。他与周围的贵族世界是无法一致的，他进入贵夫人拉松斯卡娅家，立即就与她的座上客皮加索夫发生了冲突，与她的宠信潘达列夫斯基相抵触，而拉松斯卡娅最终也把他扔掉了；他是远离人民的，他虽与贵族社会没有共同语言，可是他却又未能摆脱它，无论是与公爵相投、与拉松斯卡娅相识、与爱好科学的老爷相交，罗亭始终仍然是在贵族圈子里打转；他的性格是软弱的，最能说明的是，他与娜塔莉娅相爱，可是，一听到拉松斯卡娅表示反对，就立即表示只能屈服，只是哀叹命运的不公；他也经常自我反省，在给娜塔莉娅的信中，在对列日涅夫的叙述中，都可以看到他对自己思想和行为的剖析，感到自己的无用无能；他也没有明确的目标，他只是阐述别人的思想，讲的是一般的原则和思想，喜欢去做些琐碎平庸的事情，事事都爱讲道理，连别人的爱情也要插手干预；他也像奥涅金、毕巧林一样，爱情和事业都无所成，碌碌无为……

但是，罗亭在许多方面又具有自己的许多个性。他比前人们更富有思想、信念和追求。他讴歌人类努力在局部的现象中去发现普遍的规律，颂扬人应该对自己的力量具有信心，坚定地认为人要信赖原则、坚持立场，而不应该停滞在毫无出路的境况里，应该去追求真理，生命虽然短促渺小，而伟大的一切正由人的手所

造成，人生在世应该意识到这种崇高的任务。他比前人们也更具有为人民和未来的意识。他之所以坚信原则，为的是辨明人民的需要、使命和将来，而且认为只有牺牲自己的小我来为大我谋福利的人，才配得上人的称号；人应该自尊自爱，力求完善自己，才能去从事伟大的事业，要剔除自己顽固的私心，以求得人格的高尚；他对生活虽有许多期望，但不是为自己，他声称，永远不会放弃活动，可是享受，就只好放弃了；他的一切思想都投向未来，因而热情奔放、朝气蓬勃……他比前人也更热爱生活。他反对虚无主义地否定一切，说“只有爱人的人才有权利责备别人”；他认为诗不仅在诗句里，而是无所不在，诗就在我们四周，任何地方都散发着美和生命，凡有美和生命的地方，也就有诗。他比前人更为才思敏捷，更善于表达，因而也更能感染别人。他谈吐风生，娓娓动听，“一个形象之后继之以另一个形象，一个比喻之后跟着又是一个比喻——一会儿出人意料地奇峰突起，一会儿又令人惊奇地恰如其分。”他无须矫揉造作，搜索词句，而是好像话语从他的灵魂深处直接迸发出来，他知道怎样去挑动一条心弦，而使其余所有的弦全都共鸣、颤动起来。他有系统的头脑，异常的记忆力，他的头脑生就能把所读过的书籍中马上抽出要点来，抓住事物的根底，于是从这里向各方面演绎开去，连贯成鲜明坚实的思想线索，展开广阔的精神天地，使年轻人头脑中原本孤立、模糊的概念确立了秩序，形成了整体，取得了定形，使他们感到一切都是光明灿烂，到处都是生气蓬勃……

但是，他也比前人更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在言论和行动上的差距。他知道自己应该行动起来，不应该埋没自己的才能，不应该尽说空话，把精力浪费在空洞的谈话上；他知道怯懦和懒散的可耻，行动的必要，可是他又在爱情面前退却，害怕落到肩上的责

任；他也比前人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无用。他说：“我将不会做成任何与我的能力相配的事，也不会身后留下任何有益的痕迹，就这么死去。我全部的精神财富将徒然耗尽：我看不到自己的种子结出的果实。”“遇到第一个障碍……我就整个儿散了架了，”“我只求达到最近的目标，想给人们带来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好处。不！不会成功的！”

应该说，罗亭是个有着全部优点和缺点的贵族知识分子的类型，光是用言语的巨人、行动的侏儒来概括其性格特征，就过于简单片面了。实际上，正像列日涅夫所说的，“他有热情，而这正是我们时代的最可宝贵的品质。”当周围一片淡漠、懒惰、沉睡、僵冷，有人唤醒他们，温暖他们，这本身难道不也是一种行动吗？也许他自己干不出什么正经事来，但这不等于说他的言论就没有作用，就没有播下种子。列日涅夫的亲身体验说明了罗亭过去曾经对青年人产生过良好的影响，而巴西斯托夫的崇拜罗亭则表明罗亭在当时继续起着有益的作用。“每个人都只能尽自己的本分，怎么能格外要求呢？”“说一句好的话——这也算是做了点事情啊。”罗亭生活的时代客观上不允许他去从事积极的活动，他的言论正是完成着他自己还不知道的崇高使命——唤起年轻人去争取美好的未来。正如高尔基所说，“假如注意到当时的一切条件——政府的压迫、社会智慧的贫乏以及农民群众对自己任务的缺乏认识，——我们就应该承认：在那个时代，理想家罗亭比实践家和行动者是更有用处的人物。他这个幻想家是革命思想的宣传者，是现实的批判者，他可以说是在开拓处女地，可是，在那个时代，实



干家能够干出什么来呢？”<sup>①</sup>

何况罗亭也不是只是空谈的人，他渴望着实践。他在拉松斯卡娅家参与家庭事务，讨论她田庄的经营、孩子的教育，提出一些建议和改进的方案；他在爱好科学的老爷那里着手实施起自己的计划来；他和库尔别耶夫决定疏通K省的一条河流，使其通航；在中学里他也试图改革；就是爱情方面，他毕竟也作出了表白的行动，只不过所有这一切全半途而废，成了泡影。

罗亭的不幸在于他不了解俄国，在于他脱离现实。他没有看到拉松斯卡娅完完全全是个贵夫人，对他的进步思想绝无兴趣，他也没有看到，她不过是把他当作茶余饭后谈话消遣的对象、贵族沙龙的点缀；罗亭明明看到那个古怪的爱好科学的先生是个低能、蠢笨的家伙，事情一沾上他的手，就准会落空，把本来平易的事弄得十分麻烦，可是他却想利用他的资财去做真正有用的事，终于他与固执己见、对一切都保留自己想法的先生发生了矛盾，他的计划或被篡改，或就被撂到一边，无谓地浪费了时间和精力；罗亭和库尔别耶夫决定疏通河道，开始施工，可是，一受到磨坊主们反对，二缺乏资金，化完最后一文钱后，只好不了了之；在中学里他讲的课太深奥了，连大学里也不常听到，根本不适合中学生的需要，自然会遇到反对者，于是只得离开；而对于娜塔莉娅的爱，他同样没有认真了解娜塔莉娅，没有慎重地考虑过将会遇到的阻碍和责任……这种种都表明，罗亭只是在贵族圈子里寻求支持而远离人民，他只是凭自己的愿望去干那些不切实际的事，这就决定了他必然会碰壁和失败，用他自己总结的话来说，“我生来

---

<sup>①</sup>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第三〇五——三〇六页。

就是风滚草，我不能站住脚跟。”

值得注意的是，一八六〇年再版《罗亭》时，屠格涅夫增加了罗亭手持红旗、马刀牺牲在巴黎起义的街垒上的结尾，为完成罗亭的形象添上了最后一笔。作家一方面肯定了罗亭的精神，显示了像他这样身上燃烧着热爱真理之火的人，只要有合适的时机和可能，必然会立即奋不顾身行动起来的，在俄国他没有找到可以投身行动的环境，他在法国巴黎的工人起义中找到了他的归宿。在起义已被镇压，革命队伍已经退却的情况下，罗亭孤身出现在街垒上，表现出不怕牺牲、坚持到底的精神。但是作家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罗亭依然凭着热情、不顾斗争实际来行动的致命弱点。在炮弹已经击毁街垒，防御者已经放弃阵地，荷枪实弹的正规军严阵以待的处境下，罗亭爬到街垒的高顶上，挥舞旗帜和又歪又钝的马刀，最后牺牲了，他的牺牲是必然的，也是无谓的。这也正是罗亭一生的写照。涅克拉索夫指出，“不久前他们还站在思想运动和生活运动的前列……这些人具有重大的意义，留下了深刻而有益的影响，纵然他们都有弱点和可笑之处，但不能不令人尊敬。总的来说，他们实际上是无力将自己的主张付诸实现的人。”<sup>①</sup>屠格涅夫让罗亭在远离俄罗斯的异乡像袋子一样地倒了下去，这种英勇而又无谓的牺牲，恰恰是给罗亭的一个总结。它也寓意地暗示着，像罗亭这样的贵族知识分子在四十年代末已经不合时代的需要，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

① 《俄国批评界论屠格涅夫》，莫斯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一一〇页。

静悄悄的夏日的早晨。太阳已经高悬在晴朗的天空中；但是田野上还闪耀着晶亮的露珠，刚苏醒的谷地散发着芬芳清新的气息，树林里还潮湿，没有喧闹声，清晨的鸟儿在高声欢唱。缓缓倾斜的丘岗自上而下覆盖着刚刚开花的黑麦，在岗顶上可以看见有一个不大的村子。一个年轻女人沿着一条狭窄的乡间小道，朝这个村子走去。她身穿细纱白裙，头戴圆草帽，手里拿着阳伞。一个侍童远远地跟随着她。

她不急不忙地走着，仿佛在享受散步的乐趣。四周高高的黑麦摇曳摆动，发出轻柔的簌簌声，滚动着长长的麦浪，闪现出一会儿是银绿色一会儿是红色的波光；高空中百灵鸟发出清亮的啼鸣声。年轻女人从自己的村庄出来，这村庄离开她现在要去的小村子不过一俄里。她叫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利平娜。她是个寡妇，没有子女，相当富有，与自己的弟弟、已退役的骑兵大尉谢尔盖·帕夫雷奇·沃伦采夫一起生活。他没有结婚，管理着她的庄园。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走到了小村子，在村边一间相当破旧和低矮的小木屋旁停了下来。她把自己的侍童叫到跟前，吩咐他进屋去询问一下女主人的身体情况。他很快就在一个年老体衰的白胡子农夫的陪同下回来了。

“嗯，怎么样？”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问。

“还活着……”老头说。

“可以进去吗？”

“怎么不行呢？可以。”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走进了屋子。屋里又挤又闷，烟雾呛人……有人在炕上蠕动起来，发出呻吟。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环视了一下，便在昏暗中看到了头上包着方格头巾的老太婆那又黄又皱的脸，一件笨重的粗呢上衣一直盖到胸口。她呼吸困难，无力地摊开着瘦骨嶙峋的双手。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走近老太婆身边，用手指触摸一下她的额头……额头非常烫。

“马特廖娜，你觉得自己怎么样？”她俯向炕上的病人问。

“噢——哟！”老太婆凝视着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呻吟着说，“不好，不好，亲爱的！死辰来到了，亲爱的！”

“马特廖娜，上帝是慈悲的：也许，你会康复的。你服用过我派人给你送来的药了吗？”

老太婆愁苦地哎哟哎哟哼了起来，没有回答。她没有听清楚问话。

“吃过了，”站在门边的老头说。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向他转过身来。

“除了你，她身边就没有别的人了？”她问。

“有一个小姑娘，是她的孙女，可老是走开。她坐不了一会儿：真是坐不住的丫头。给奶奶喝口水，也懒得去拿。我自己又老了：我哪儿管用呢？”

“是不是把她送到我的医院里去？”

“不！何必送医院呢！反正一样死！已经活够了；看来，这是上帝的意愿。她是不会离开炕的。她哪能去医院！把她扶起来，她就会死的。”

“哎哟，”病人呻吟起来，说，“漂亮的太太，请别撇下我那孤苦伶仃的小孙女；我们的老爷离得远，而你……”

老太婆不作声了。她说话很费力。

“别担心，”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低声说，“一切都会办好的。瞧，我给你带来了一点茶和糖。如果想喝，就喝吧……你们可有茶炊？”她瞥了一眼老头，补问道。

“茶炊？我家没有茶炊，但可以弄到。”

“那就去搞一个来，不然我就把自己的派人送来。还有，你要吩咐孙女，让她别走开。告诉她，这样做应感到羞耻。”

老头什么话也没回，手里却接过一包茶和糖。

“好了，再见，马特廖娜！”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说，“我还会来看你的，你别伤心，要按时服药……”

老太婆稍微抬起头，向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探过身去。

“太太，请把手递给我，”她含混不清地说。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没有递手给她，俯下身去，吻了一下她的前额。

“你看着点，”临走时她对老头说，“你们一定要照写的那样给她服药……也要给她喝茶……”

老头又什么也不回答，只是鞠了一躬。

到了新鲜空气里，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舒畅地呼吸了一下。她打开阳伞，正想回家，突然从小屋角后驶出一辆矮矮的二轮轻便跑车，车上坐着一个三十岁光景的人，身上穿着灰色亚麻布做的旧大衣，头上戴着同样布料做的大檐帽。看见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后，他立即勒住马朝她转过脸来。宽阔的、没有红润的脸庞有一双灰白的小眼睛和一撮微白的小胡子，跟他衣服的颜色颇为相称。

“您好，”他懒洋洋地笑着说，“请问，您在这里办什么事？”

“我探望一个病人……您从哪儿来，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

被叫作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的人，望了一下她的眼睛，又微微一笑。

“探望病人，”他继续说，“这您做得很好；只是，把她送医院里去，对您来说不是更好吗？”

“她太虚弱了：不能动她。”

“那您不打算撤销您的医院吗？”

“撤销？为什么？”

“就这么随便说说。”

“多奇怪的想法！凭什么您头脑中会有这种想法？”

“您一直与拉松斯卡娅交往，看来，受到她的影响。而用她的话来说，医院、学校——这全都是微不足道的事，是不必要的主意。行善应当是个人的事，教育也是：这全都是凭良心做的事……好像她是这么说的。我倒想知道，她唱的这调子是从谁那里学来的？”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笑了起来。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是个聪明的女人，我很爱她和尊敬她；但是她也可能有错，我不是每句话都信她的。”

“您做得非常好，”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仍然没有从马车上下来，对拉松斯卡娅表示不赞成地说，“因为她自己也不怎么相信自己的话。遇见您，我很高兴。”

“为什么？”

“问得好！好像遇见您不一定高兴似的！今天您就像这早晨一样鲜润、可爱。”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又笑了起来。

“您又笑什么?”

“笑什么?假如您能看见,您是带着怎么一副没精打采和冷淡的尊容说出您的恭维话的,那就好了!我感到惊奇的是,您说最后一句话时怎么没打哈欠。”

“一副冷淡的尊容……您总是需要火样的热情;可是哪儿都用不着火样的热情。燃烧一阵,冒一阵烟,就熄灭了。”

“也使人感到温暖,”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接过话头说。

“是的……也会灼伤人。”

“好吧,就算会灼伤人,那又有什么!这并不是坏事。反正要好……”

“那我倒要看看,等您哪怕有一次着着实实灼伤了,您是否还会这么说,”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着恼地打断她的话,用缰绳啪地打了一下马。“再见!”

“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请停一下!”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喊了起来,“您什么时候到我们那里去?”

“明天去;向您的弟弟致意。”

轻便马车疾驰而去。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看了一眼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的背影。

“多么像只袋子啊!”她想。他弓着背,沾满尘土,大檐帽戴在脑后勺上,帽底下露出一绺绺蓬乱的黄发,确实像一只大面粉袋。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慢慢地朝回家的路走去。她低垂着眉眼走着。近处的马蹄声使她停了下来并抬起头来……她弟弟骑着马向她迎面走来;他旁边走着一个个子不高的年轻人,身穿轻薄面料做的常礼服,前襟敞开着,戴着轻薄面料的领带和轻薄面

料做的灰帽子，手中拿着手杖。他早已在对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笑了，虽然他看到，她是一边走一边在沉思，什么都注意不到，一俟她停了下来，他就走到她跟前，高兴地，几乎是温柔地说：

“您好，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您好！”

“啊！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您好！”她回答说，“您是从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那儿来的吗？”

“正是，正是，”年轻人神采奕奕地应声说，“是从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那儿来。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派我到您这儿来；我认为走着来好……早晨这么美妙，总共才四俄里远。我来了——您不在家。您弟弟告诉我，您到谢苗诺夫卡去了，他自己正打算去田野；我就与他一起走，来迎您。真迎上了。这多让人高兴！”

年轻人说一口纯正的俄语，但有外国口音，虽然很难确定，究竟是哪一个国家的音。他的五官有某种亚洲人的特点。鼻梁隆起的长鼻子，呆滞鼓突的大眼睛，又厚又红的嘴唇，倾斜的前额，漆黑的头发——他脸上这一切都显露出东方族裔的貌征；但是年轻人姓潘达列夫斯基，称敖德萨是他的故乡，不过他是在白俄罗斯某地，靠一位乐善好施的富孀养成人的。另一位孀妇则派给他职务。总之，中年的太太们都乐意庇护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他善于巴结她们，善于讨得她们的欢心。他现在就作为一个养子或一名食客住在富裕的女地主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拉松斯卡娅家里。他相当温存，殷勤，多情善感，暗地里却淫邪好色。他有一副赏心悦耳的好嗓子，弹一手好钢琴，还有跟人说话时眼睛盯着对方的习惯。他穿得很干净，衣服穿得异常长久，他也经常仔细地把自己的宽下巴刮得干干净净，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把他的的话听完，才朝弟弟转过身去，



说：

“今天我老是遇到人：刚才我还跟列日涅夫说话来着。”

“啊，跟他呀？他坐着车到什么地方去吗？”

“是的；你设想一下，坐着一辆跑车，穿着有点像亚麻布袋的衣服，浑身尘土……他真是怪人！”

“是啊，也许是有点怪；不过他是个好人。”

“这是说谁？列日涅夫先生？”潘达列夫斯基仿佛感到惊讶地问。

“是的，是说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列日涅夫，”沃伦采夫作了肯定的答复。他又说：“不过，再见吧，姐姐：我该到田野上去了；农夫们在地里替你种荞麦。潘达列夫斯基先生会送你回家的……”

说罢，沃伦采夫就疾驰而去。

“极为乐意！”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高声说道，并把胳膊伸给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

她向他伸过自己的胳膊，两人就沿着去她的庄园的路走去。

看来，挽着胳膊带着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走路，使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很愉快；他迈着小步，微笑着，他那东方人的眼睛甚至蒙上了一层潮润，不过，这是常有的事：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毫不费力地就会感动不已，轻弹眼泪。手挽着一个年轻漂亮、体态苗条的女人同行，谁不会感到愉快呢？关于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整个×省的人都异口同声说，她是个非常迷人的美人。×省的人没有错，光是她那直挺的、微微翘起的小鼻子就能让任何一个凡夫俗子神魂颠倒，更不用说她那对温柔的深棕色眼睛，她那一头金褐色的头发，圆圆的双颊上的酒窝和其他的